

从蚊子到人生

■司马小萌

我的好朋友、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李勇,几乎一篇不落,在朋友圈转发我的散文。感动之余,我写道:“早安!我忠实的宣传部部长。”李勇回复:“给我升了一级。”宁波女老总唐慧卿则坦言相告:“看完,也澎湃了一回。”泰州老友翟明,一枚大顽童,则酸溜溜地抱怨:“好长时间没有夸我啦!”

你们这些家伙,真讨人喜欢!

北京小妹张鲲的留言,沉重中自带力量:“感觉新冠的炮火在身边四处纷飞,虽未有损伤却吓人不浅。希望英雄的我们,能自带光环,平安走过战争……”

最令我动容的,是我们年轻的居委会主任梁瑜。三年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她,写道:“亲爱的阿姨,给我力量!”我敢说,全国的基层居民组织中,在防疫中最讲政策最懂民心的就是他们。没有之一。我回复:“抱抱!”

1 炎夏,无风,早晨七点已闷热难耐。远远传来歌声: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无须借助风的力量,就自然而然飘进耳中。对,这是脍炙人口的歌曲《我的祖国》,著名词作家乔羽的作品。

6月20日凌晨,这位歌词泰斗,因病在北京去世,享年95岁。

突然想起,我曾为乔羽拍过

一张很生动的照片:在一个颁奖典礼上,同行们推举著名词作家乔羽站到领奖队伍第一名。照片上,大家微笑着“连推带搡”;“乔老爷”眉开眼笑,萌态十足。这张照片刊登在1981年2月20日《北京晚报》上。

亲爱的老爷子,几代中国人“荡起双桨”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“难忘今宵”……听着你的歌长大。你的一生,功德圆满。

2 小区凉亭里,四位邻居正“高门大嗓”地排练诗朗诵。我和闺蜜们坐在一旁。

有人调侃:北京人议论国家大事,如同一日三餐那么重要。国际国内,万缕千丝,就像闲扯自家的柴米油盐。

由于这样的“国家主人翁”在北京比比皆是,拐带着那些追随儿女来京养老的外地邻居们,迅速进入状态。

瞧,这四位朗诵“演员”,就来自四川河北山东和东北地区。她们正兴致勃勃地准备节目。

3 跟一个老朋友进行了三小时的微信语音通话。

朋友开侃,江水滔滔;个中情节,匪夷所思。俺就像听天书,笑得前仰后合!

没料到,他太太在细枝末节上如此“强势”不可理喻;没料到这个超级自信的家伙在家里没

有“自我”、并已养成习惯;没料到人间竟然有这种婚姻,还能平稳地维持下去……俺坏笑:“你小子打牌时,动不动跟我们翻脸,是不是一种‘宣泄’啊?”

他,“哈哈!”于是我总结出了一副对联送他——

事业成功。家庭失败。横批:惨淡人生。

奇怪,没有和谐与自由,这个家,要它作甚?换作我,早已离婚一百次。

此刻,俺一边给手机充电,一边自由自在地满屋踱步,幸福得不要不要的。

4 小兄弟从泰州某厂家预定了一箱猪肉脯快递给我,爱心满满,诚意可鉴。

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生产日期:妈呀,快过期了!再一打听,小兄弟说定了八包,可我只收到五包呀。尊敬的厂家,都知道这几年被“新冠”闹得经济萧条,经营不易,俺深表同情。但信誉,全然不顾了吗?虽然厂家道歉退货,速速的,溜溜的,但联想到最近从网上订的带鱼罐头,让我开始“怀疑人生”——

定了十二罐带鱼罐头,里面几乎全是下脚料,找不出几块完整的。还有黄花鱼罐头,清一色的小小小小鱼,也就两三厘米长。“你们是鱼娘肚子里的胚胎

吗?”一想到这种吃“婴儿”的罪恶感,胃里就“倒海翻江”!

5 等疫情消停了,我想请铁哥们儿刘生生到北京来撮蛋。刘同学快乐无比。当然,坐动车从沈阳往返得花不少“银子”。你说,这牌瘾,得有多大呀。

说起来北京的事,突然想起一个人:杨光,原《郑州晚报》摄影大腕。五年前,应北京水长城邀请,我打算组织几位京城摄影人去拍片。被邀的,有北京的杨光。他和郑州的杨光,同名同姓,都是我的微信好友,但他们彼此并不认识。

明明是邀请北京的杨光,我却稀里糊涂地,把通知发给了郑州的杨光。欲知郑州杨同学多有主见吗?尽管我们相距七百公里,又多年没联系,他依然毫不迟疑、坚决果断、行动迅速,绝不打听地,悄然坐火车进京了!下火车后给我来电话,活生生把俺吓了一跳!

哈,将错就错吧。我们可爱的郑州杨光,在北京水长城度过了愉快的两天。也成就了一段马大哈,不,司马大哈,一个“阴差阳错”的笑话。

“喜欢萌姐的娓娓道来,喜欢萌姐的信马由缰,喜欢萌姐的口无遮拦,喜欢萌姐年轻的心!”这是最近郑州杨光看了我的散

文后写的精彩点评。

“排比句,用得不错!”我说。6 人生切记:说话别太满。真的。

那天盐城小兄弟赵亮控诉:“昨晚和蚊子苦战到夜里两点……”窃笑后,我开始嘚瑟:“俺家一只蚊子也没有!”

说时迟那时快,当晚临睡时,我突然发现后背起了一个大包,又痒又肿。这么隐蔽的地方,谁干的?要知道,入夏以来我家“蚊迹全无”。虽然还没写文章介绍经验,但“傲娇之情”溢于言表。无疑,是蚊子干的坏事了。但啥时咬的?为何当时没感觉呢?要知道,风油精是俺的“保护神”:一挨咬,只要在一分钟

内涂抹它,便平安无事。警钟敲响!我贼头贼脑地在各房间巡逻,眼睛睁得比铜钱大。还四处喷洒蚊子最不喜欢的花露水,功夫做足。

然而第二天,脖子后面又被咬了一个大包。天哪!

至此不得不承认:“牛皮吹得太早。”

于是,在炎炎夏日中,在功亏一篑中,在深刻反思中,司马同学进行了认真的“推理”:从牛皮到定律,从蚊子到人生……(下面省略两千字)

留在心中的城

■刘筱蓉

我以为我放下了,其实我没有。

去年,我在这座城市的新城区买了一套环境优美的住房,并很快搬了过来。新环境干净卫生,它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湖泊。每天推窗就看见这片湖泊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前几天,老妈打来电话,告诉我老城区北,也是我以前工作了22年的地方——北街附近即将拆迁。

第二天,雾蒙蒙的天空飘着小雨。我早早地起来,顺着那条走了22年的小巷,来到这座城市的北街尽头。

我在对面站着,隔着马路看被时光熏黄了外墙的矮房子,看那长满青苔的小青瓦。此刻这一切让人感觉那么亲切,温暖。那条人声鼎沸的小巷,那冒着热气上下沉浮的汤圆,还有那抑扬顿挫的“吃肥肠粉了”的吆喝声仿佛就在眼前。盈盈目光终于停留在那个又大又醒目的红色“拆”字上,让人唏嘘不已。

记忆中的往事像片片雪花纷至沓来。22年前,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四处筹借资金在北街开了一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。对摄影技术一窍不通的我端起相机就勇敢地拍起来。这

一拍就是22年,这一拍就引来隔壁同行的不满。同行对我的到来深恶痛绝,想方设法招揽顾客,想逼我退出这片区域,另谋出路。每当我这里有了顾客,同行就在隔壁高声吼喊低价竞争,常常惹得贪便宜的顾客掉头就走。唯利是图的同行还常常用卑劣的手段毁坏我的门锁,丑恶的嘴脸显露无遗。面对日夜减少的顾客,日渐萧条的生意我欲哭无泪。还款日期渐渐临近,房东催租缴费让我食不甘味,夜不能寐,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。

面对大大小小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,面对同行没有道德的竞争我无话可说。我常常一言不发,祈祷自己尽快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。鞭策自己多学习,认真给顾客拍出优质的照片,用真诚服务和无可挑剔的质量取胜。

后来,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一些关于摄影的教材,学到了很多关于摄影的技巧。我沉迷书中忘乎所以,忘记了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事、忘记了我自己,这一幕成了别人眼里最美的风景。我不仅得到陌生顾客的赞美,摄影技术也得到提升。最难忘的是一次我终于打败了隔壁同行的竞争。

那次,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来拍照,同行又开始大声叫嚷着并站出来拉那个女的。我不屑于这样的竞争,若无其事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就在此时,我听见了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传过来:“妈妈,不要在他们那里拍,这边来。”然后,我看见同行悻悻而去。一个女孩牵着母亲的手径直走向我。那一刻,我感到全身所有细胞都在齐声歌唱,我是多么幸福,又是多么开心!我知道,我没有失败,我更加有了信心,我得到了顾客的认可。

在那间小小的工作室工作,遇到过寻衅闹事的,敲诈勒索的,还有小偷结伴而来的。记得有一次,一男一女来拍照,我刚给女的拍完照片,一转身看见那个男的正拿着我的钱包往怀里塞。我大声说:“你在干吗?放下我的钱包!”那男的丢下我的钱包拉着女子的手一溜烟地跑了。回过神,我才发现自己两条腿不停地哆嗦,那感觉自己倒像个贼。

每天,我都要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,日子就这样慢慢度过,渐渐地,我增加了见识,懂得了与人交往的尺度,内心的强大和生存的技能成长起来。

几年时间,我还完了所有债

务,并在这个城市买了新房,买了好车。我心里充满了感激,感激生活给予我的锻炼,给予我的幸福生活。22年,人生三分之一的记忆,像轻风吹过不留痕迹。往事,不堪回首!

狭窄陈旧的小巷里汤圆、肥肠粉、锅盔、拉面小吃店都已各奔东西。破旧的残垣断壁在这个原本热闹的地方显得格外冷清。往日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,我看见卖汤圆的王姨,还有肥肠粉的小袁,拉面的老刘站在这片废墟前,面色凝重……

这里有着大家美好而沉甸甸的回忆。我们有着太多的不舍,除了不舍,还是有太多的舍不得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曾经属于自己的城,城里住着一个年轻的自己,每一个角落都留着我们的回忆,或许与别人无关,可那些回忆,都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。

心灵的灯盏

■丁宇

走进如此高贵的灵魂
夏天的热浪高过季节的守望
在思想和哲理的河流
是谁用一生的怀想
点拨生命的痴情
点拨忙碌中父亲喜悦的脸庞

走进如此纯粹的遐想
夏天的音符高过心灵的灯盏
在鸟语和花香的间隙
是谁用一种信念
铸造生命的坚强
铸造炊烟里父亲清瘦的意境

走进如此多情的季节
夏天的呼唤高过四起的蝉鸣
在阅读与写作的天空
是谁用一种声音
省略生命的内涵
省略水域边父亲频频地回首

